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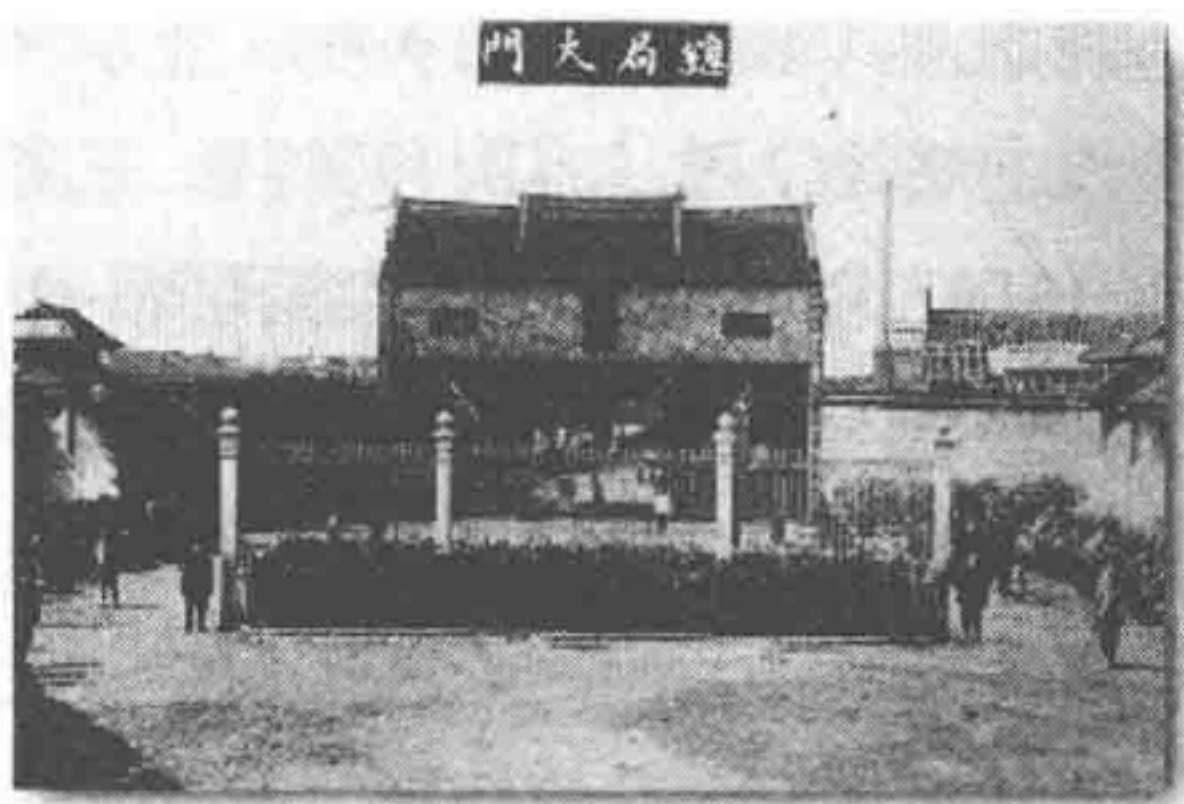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洋务运动的开展与 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是清后期至清末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图强，清廷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在全国展开的洋务运动。该运动自清咸丰十年年底（1860）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约35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效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前提，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译介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为其后的“百日维新”埋下伏笔，也深刻影响了19世纪末的一批中国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洋务派兴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倡导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说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人们就会谈起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一、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英文名 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南屏村。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第一个在海外获得学位的留学生。1855年回到祖国后，他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创办工厂、革新教育、参与维新、推动共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容闳

容闳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1835年，容闳进入传教士郭施拉妻子办的不收学费、还供食宿的澳门小学。1841年，入澳门马里逊学堂。次年，马里逊学堂迁至香港，容闳也随之到香港就读。他得到后来一直给予他不少帮助的老师——美国传教士勃朗的友善照顾。当勃朗及其家人离港回美时，表示希望能带几个学生同他们一起到美国去继续学习。容闳和黄胜、王宽表示了赴美的意愿。

1847年4月，勃朗和容闳等一行到达美国。容闳等三个中国学生一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第二年黄胜因病回国，容闳和王宽在蒙森学校毕业。王宽转去苏格兰人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决意留美。他的志愿是入耶鲁大学深造，但是面临如何得到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的问题。蒙森学校的基金会同意给予奖学金，不过有附加条件，即他必须签订誓约，保证将来从事传教工作。这样，容闳就面对决定自己前途的选择，他如果同意的话，就必须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由传教士携带出国到西方学习的人走过的老

路，即无论他是留在外国或回到中国，都主要从事传教活动，很少引进西方新知，对中国社会也很难产生影响。如不同意，他在美国上大学的梦想就可能实现不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容闳心中燃烧着的爱国热情使他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向蒙森学校基金会表示他不能签字，因为这会妨碍和限制他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他“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他说：“我虽然贫困，但是决不能受贫困驱使，以我内心坚定的责任感作代价，去换取眼前的利益。”表明这个热血青年已决心不论多么艰辛，他的前途都要同遥远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幸运的是容闳并未因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用的困难被挡在耶鲁大学的门外。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勃朗和一些外国友人设法为他解决了这些困难。他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并被录取，开始了几年半工半读、刻苦努力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艰难历程。1854年夏，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二、首批中国幼童留美

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早在耶鲁大学学习时期，容闳就已经形成终身为之奋斗的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始终深信这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最适宜的办法。他曾这样表述当时的心情和决定：“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通过认真思考，他得出了答案：“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将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可以在美国谋求职业并过上优裕生活的前景。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决心为实现这个

目标而奋斗。他说：“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

回国后的容闳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外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链接：陈兰彬

陈兰彬（1816—1895），晚清大臣、学者，首任中国驻美公使。字荔秋，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人。咸丰元年（1851）中进士。同治十一年（1872），以留学监督身份、与容闳一同率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光绪四年（1878），以太常寺卿身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后奉调回国，历任兵部、礼部侍郎及会试阅卷大臣等职。晚年归故里，先后主编《高州府志》《吴川县志》，著有《使美白咏调》《重次千文》《毛诗札记》《治河刍言》等书。



陈兰彬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根据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全部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况且把这些十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招不满名额。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1872年8月11日，这30名幼童由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链接：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号达朝，外文名：Jeme Tien Yow。祖籍江西省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今广州市荔湾区）。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门学习铁路工程，后成为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他的毕业论文为《码头起重机研究》，以此获得学士学位。1905—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设“竖井开凿法”和



詹天佑

“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为了让初到美国的孩子们适应英语环境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容闳按照美方的建议，将孩子们分别安排在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



留学美国的部分幼童

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之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初来美国时的生活困难已经不复存在了，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时人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述了他在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情景：“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这些远离父母和家国的孩子们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他们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还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清政府中的一批人倡导办洋务，本身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挽救垂死的清王朝，其思想精髓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遣幼童赴美，是希望假外国人之手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科技知识，但骨子里仍是封建纲常礼教的卫道士。幼童留美的结果却与这一初衷大相径庭。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生活，非常容易“美国化”。到美几年之后，这些孩子们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只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当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有的幼童剪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由此对这批留美幼童政治上失去了信心。此外，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让清政府不能容忍。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繁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权利、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嘉善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嘉善虽支持洋务运动，自身也通晓英文，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嘉善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嘉善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恼羞成怒的吴嘉善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知之不多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嘉善的这

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嘉善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嘉善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到批准。从8月21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三次启程回国。

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被分送到国内学堂再学习或“学习当差”。因未完成学业，限制了他们作用的发挥。但还是有一些人在发展工业、矿业等方面有所建树；也有的进了政界，做过国务总理、部长之类的高官。而令人至今不忘的是詹天佑这样最早独立设计、勘测、建造了京张铁路的杰出工程人才。当我们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参观詹天佑的纪念馆时，回顾100多年前同容闳联系在一起的这页历史，还会感受到近代首批留学生留下的一抹余晖。

三、随时代不断进步的一生

留美学生的撤回也是容闳作为“教育使节”生涯的结束，在1881年被召回国。他在外交方面所做最后一次努力是向清政府呈交了一份制止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计划，但未被采纳。1882年他因照顾生病的美国妻子赴美，一住13年。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向国内陈述关于对日作战的想法，同年回国，先后受聘于张之洞和刘坤一，但都难有成效，时间也很短暂。他还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建立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建议，也都未成，令他对清政府更加失望。

这期间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参加了维新运动。他的住所成了维新派领导者的聚会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容闳也被列入清廷密令逮捕的名单，他化装逃往上海。1900年唐才



容闳纪念馆

常筹划发动自立军起义，并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议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其后自立军起事计划失败，容闳逃亡日本，与孙中山结识，转向同情革命。后到香港，他的朋友兴中会的谢绩泰密谋在广州起义，准备推容闳为临时政府的总统，因事泄失败。

1902年容闳回到美国家中，仍同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保持联系，但逐渐转向完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容闳感到欢欣鼓舞，他致电孙中山表示热烈祝贺。孙中山也致电容闳说：“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有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回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正当容闳准备回国时，宿疾复发，于1912年4月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在他弥留之际，还谆谆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回到中国，为他终生眷恋的祖国效力。后来他们都遵从父亲遗愿回国服务。

容闳一生的经历是曲折复杂的。容闳1847年到美国北方求学时，距美国独立战争才半个多世纪，南北战争尚未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青年容闳看到的更多是它先进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一面，同落后和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使中国变得民主富强，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容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花了多年心血经营的留学生派遣和培养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它开拓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寻求真理、学习新知的新渠道。当然，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性认识不足，曾幻想借助外力来推动中国改革，认为通过接受西方教育就能救中国。但是，他与后来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那种企图把中国变为西方附庸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特别在晚年，主张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摆脱对洋务派的依附，毅然参与维新运动，进而支持革命，并反对“掠夺成性的列强”干涉中国内政，这说明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在随时代一起不断进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推崇和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甚至中文都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有理性，确实难得。

容闳对中国留学教育的影响、对祖国的热爱为后人铭记。在耶鲁大学校园，至今悬挂着一位中国人的画像，画像上的人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2006年4月2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专门提到对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有着巨大贡献的容闳：“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和新式教育的开创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容闳的人生历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容闳的一生中，有两个不可磨灭的闪光点：一个是他追求不息、奋斗不止，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精神；另一个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动力，始终燃烧着爱国热情的中国心。

第四节 戊戌变法与西方思潮的兴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出现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实行君主立宪制。